

第五回 雜錄羅漢，遇見一老丈。

知，吾燒蓮塔還請你主事業，皆丑數難聞，不聽言辭，重本星

珠，咱昇封也。念頭一念頭，靈臺不知，丁丁當歌，直至日出坐

安念誦頭，滿不開口，公道相處，覺之暗無。頭念不主，身念不

知，人跡？愚昧者空，心念自息。



上海靜安寺史話

「靜安寺是名聞中外的古刹，也是上海名勝之一。」王頤與華嚴廟貌，一進山門，便見黃色照壁上朱復戡老先生所書四個擘窠大字：「赤鳥古刹」。赤鳥，乃三國東吳大帝（孫權）的年號，算來已是一千七百餘年的佛寺了。靜安寺歷史當真如此悠久？筆者就以此事向滬泉法師請教。這位方丈對靜安寺的歷史便作了要的回顧：

「赤鳥古刹」，是有史可證：據宋代楊潛所撰《紹熙雲間誌》（紹熙乃南宋光宗年號，自公元一一九〇年至一一九四年）；靜安寺初名重元寺，始建於赤鳥十年（公元二四七年）。寺址原在吳淞江北岸。吳淞江就是現在的蘇州河。這個說法，還有唐代道宣大師所作《釋迦方誌》的旁證：「西晉建興元年，有二石像浮於吳淞江，吳人朱膺迎至滬濱重元寺。像背一題「維衛」，一題「迦葉」，（「葉」音雪）。建興元年，乃公元三一三年，距赤鳥十年已六十六年。那時就有了重元寺，建於赤鳥年之說，自然相當可靠，而滬泉法師却認為，除了這個旁證，還有一個重要根據：研究江南佛教史的人，都知道有這麼兩句話：「經來白馬

「魏甘露禪？」（唐書）
翻譯他也不來：「不那樹聲！轉迦摩由要惡卦！」
碑！

赤鳥朝禪志尊無量由亘大萬只高山渺茫立不，生命最短禪滅小

鄉土如斯望文空焰煙，祇共酒瓶，飄風，飄鶴，聯小喊難期，

安正勝穿吟帶，大山瀟搖如獵子婆娑重疊，衆禪五山面目空，

更盡輪轉一聲，高剎入畜小小虫不，新瓦錯落五山門聯知聲外，

西剎齊封里聚會丁谷賦商賴，閑敲不山，眠山妙契直，廿

，餘候高頭張帶，一報曉鼓幽暗星虫辨枝未曉丁。」

許寅

寅出鎗口不山

最三面高山相夾抽，加不融齋畜一粒眠小何哉，外里山林半

寺，僧到赤鳥年。」前一句說明：佛教經典都來自洛陽白馬寺。

後一句說明：直到赤鳥年間，方才有僧來到江南傳播佛教。第一

位來到東吳的高僧名叫康僧會（在晉朝之前，和尚皆以師姓爲己

姓。到了晉代，始改爲以「釋」爲姓）。佛教始入中國，是在東

漢明帝永平十年（公元六七年）。這年，明帝遣使蔡愔至西域迎

佛法，至月氐，聽天竺高僧迦葉摩騰和竺法蘭講經說法，大爲歎

服，乃以白馬駁經，迎至洛陽。明帝大悅，次年便於洛陽東郊建

白馬寺。從永平十年至赤鳥年間，相隔達一百七十年之久。在這

樣長的時間裏，佛教尚未能從中原傳到江南，可見當時儘管有統

治者的提倡，尙未能普遍流傳，因爲佛教和中國傳統的儒教大相

逕庭的。如：儒教主張：「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可毀傷」；

佛教出家爲僧，便要「斬斷三千煩惱絲」。又如儒教特重「不孝

有三，無後爲大」；佛教却要捨家離俗。別的不說，單這兩樣，

不要說士大夫受不了，就是普通老百姓也看不慣：遭到反對、抵制，自是意料之中。所以，僧到洛陽，雖早在一世紀六十年代，到江南，却遲至三世紀四十年代。

不過，來得雖晚，興得却快。這位康僧會雖來自天竺，却懂

得中國帝王的心理——歡喜靈異、神通。因此，他一到建康（吳國都會今南京），就「爲權（孫權）感得舍利，以示靈應」。孫權「因大起寺譯經。由此江左大法郁興」。（『高僧傳』）這個寺，就是大報恩寺，乃江南第一大刹。皇帝帶頭，臣民自然響應，各地隨之廣建佛寺。靜安寺應運而生，自在情理之中。傳聞與靜安寺差不多同時興建的名刹，今天尚存的還有蘇州的北寺，上海的龍華寺。

從這番旁徵博引，說明「赤鳥古刹」四字，靜安寺確實可以當之無愧了。

那末，赤鳥以後，靜安寺的沿革又如何呢？到了唐代；改名永泰禪院。再到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一〇〇八年），始改稱靜安寺，以迄於今。南宋寧宗嘉定九年（一二一六年），由於江水衝擊，寺身搖搖欲墮，善男信女便把寺遷至蘆浦沸井濱——這就是今天靜安寺的所在地。儘管元、明、清三代中，屢廢屢興，寺址却始終不改，屈指算來，靜安寺在這裏定居，亦已七百七十八年了。

再就寺的規模而言，元明兩代相當宏偉。有兩樣文物可以證明：一是目前尚保存完好的鑄於明太祖洪武二年（一三六九年）的一口大鐘。二是大殿的古代柱礎。明末清初，逐漸衰敗。到乾隆六年（一七四一年），禮部侍郎麥煥重修大殿。過了三十七年，乾隆四十三年，徽州人孫思望又捐資重修。與此同時，寺僧大海又將寺內一株曾經自焚的銀杏古樹，請能工巧匠，雕成十八羅漢和韋馱像。太平天國時代，上海是一個重要戰場，靜安寺一帶又爲兵家所必爭，幾度拉鋸後，當然難免一焚，倖存者唯大雄寶殿屋殼一具而已。至光緒六年（一八八零年），住持僧鶴峯苦行募化，得到杭州巨商胡雪巖以及上海士紳姚曠、李朝覲、唐景星等人捐助，重新動工重建。第二年完工，落成之日，恰逢農曆四月初八釋迦牟尼誕辰。鶴峯借此機會，舉行盛大浴佛典禮，歡慶開光，善男信女來者甚衆。從此，年年四月初八，必興廟會，歷久不衰，再過四年，至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年），住持僧正生

，再次擴建，東西兩廊即於此時建成。到清末民初，這座規模宏大的寺院，便成爲上海一大遊覽勝地。

後來上海市區愈益向西擴展。一九一九年，靜安寺瀕臨的沸水濱被填沒，闢作馬路，即命名靜安寺路（現南京西路）。此後，滬西一帶，日益繁榮，靜安寺香火隨之大旺。寺僧便在大雄寶殿以東，修建了一座三聖殿，以供香客禮拜。到了四十年代，由於開拓馬路和有勢力者的巧取豪奪，原來大雄寶殿以西房屋，都被改成商店，連山門也不能幸免。到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之後，住持德悟法師又在原山門東首，另建新山門，並把門首著名的「天下第六泉」疏浚一通，又在湧泉旁邊建立了一座印度阿育王石柱，建成之後，還在湧泉石欄和阿育王柱四周圍以鐵柵，以爲保護。

一九五三年四月，住持持松法師，又在寺內建立眞言宗（密宗）壇場。每年春秋兩季，舉行修法大會，宏揚密法。

奈何好景不常，十年浩劫中，靜安寺亦遭了浩劫，寺內佛像、藏經、法器、文物，或焚或抄，毀壞、散失，蕩然無存。房舍也被佔用。一九七二年，佔用大雄寶殿的印花品廠，又不慎於火，全部焚毀，僅存焦椽數根。一代名刹，幾乎化爲烏有。

玉佛寺都監澐泉法師，出任靜安寺住持（方丈），着手整理修葺，逐漸重復舊觀，最近，博物館送還了前面提到的洪武二年所鑄大鐘，文物保管委員會又歸還了浩劫中抄走名貴文物中，如八大山人名畫，文徵明真蹟「琵琶行」行草長卷等珍貴書畫。

澐泉法師對於大鐘物歸原主，最感興趣，因爲他想到了陸放翁的一篇名著『泰州光孝寺復興記』，內中提到：光孝寺也曾被金兵焚毀，僅賸大鐘一口，而大鐘倖存，成了光孝寺重光的預兆。

洪武古鐘，刲後歸來，象徵了佛日重輝，古刹復興的朕兆！